

· 寿初絮语 ·

“墨池荡波”

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》编辑部 钱寿初

“墨池荡波”是香港陈文岩医生书法展的题目，很有诗意；陈先生是诗人，出版过几本旧体诗集，书法展取这样的名，是最自然不过的了。通过此次展览，他想在内地“能引起医疗界对书法这传统艺术的兴趣”，作为“小石子在墨池里荡起涟漪”。

观书画展览机会在京城很多，工作地处中国美术馆附近，闲暇养眼，几十年下来，大大小小的展览看了无数，但在北京观摩一位医生的个人书法展，尚属首次。以前未闻、未见陈先生的作品，此次自然兴致很大。观后果然大开眼界，印象颇深。在香港，不，在华夏，还有这样一位痴心于传统文化，擅长旧体诗词和书法，鹤立于医界的能手，让我吃惊不小，真卧龙也。陈先生是国际知名肾病专家，他的书艺，以愚下之见，在现今中国书坛恐怕也不让人的。

展出作品不是很多，因世纪坛艺术馆场地所限，书册中有的长卷并不在展品中；所占比重，草书显然是主体。这是书家钟情之体，也有行书，但无楷书、隶书、篆书。草书大概最能反映书家的才情和胸襟的，无拘无束，畅快淋漓。作品《草书自撰“满庭芳”词》长卷、《草书自撰诗“采参”》长卷、《草书杜牧“阿房宫赋”》长卷、《草书李白“庐山谣”》六连屏、《行书自撰“风入松”词》长卷等都值得品味的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《草书自撰诗“哭汶川”》长卷，七古一首，洋洋洒洒，一泻而下，表达对大自然的无情和生命的渺小、脆弱的无奈。观其书，写到激愤处，几乎感受到书家呼吸的快节奏，脉搏的律动，真乃“情动于中”。陈先生的老师黄君实先生在跋语中写道：“……陈文岩书自作哭汶川七古一首，写去年汶川大地震惨状如亲历其境，读之令人感愤、慨叹，真可作诗史观”，可见评价之高。陈诗多取宽韵，俚俗口语，信手拈来，好在自然，格调高，有杜工部之遗绪；其书更有傅山之风。诗不妨录下：

地壳崩裂瞬塌屋，一村尽埋鬼神哭，前日蟾蜍急搬家，谁料地翻如此速。砰然欲晕樑断下，墙壁四围倒似架，说甚水泥扎钢筋，豆腐渣成叠废瓦。呼救未及喊出声，欲逃有翼飞不成，始信天威未可测，眨眼山城尽夷平。似闻爷儿相互呼，土砾堆中肉模糊，几人命大能幸免，地暗天昏一片乌。问句苍天何太恨，不许汶川留半寸，已是无遮又缺粮，何堪暴雨将泥混。可怜驰援无通路，成败犹如和天赌，断水断粮能几朝，死伤多少还待数。古人但云蜀道难，此际蜀道行尤艰，物资只得由空降，人唯徒步爬又攀。天今天兮庸且昏，不见五千年冬复春，治水移山在已闻，岂能一怒即折中华魂！

以往读过一些近人的书法长卷，诗文绝少已出，又罕见如此伤情人书者。陈先生诗成，书之于纸，恐必涕泗满面也。昔唐有颜真卿《祭侄稿》，元鲜于枢跋语称“天下第二行书”。鲁公闻其兄及其少子季明被俘，先后遇害，一门被害三十余口。公命人寻回季明尸骨，悲愤欲绝，字和着泪与愤，写下这篇流芳千古的祭文。老者伤轻伤青之哀，文辞让历代观者同有切肤之痛。不意之中，文稿成了书法之神品。陈先生的作品让我联想起这些。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，是由艺术家感情宣泄而出之，是自然之流露，所谓“性灵功力交融处，一片天机造化中。”

陈先生的书法取之有道，且有名家指点、同道切磋、磨砺。黄庭坚云：“欲学草书，须精真书，知下笔向背，则识草法，不难工矣。”苏东坡称：“书法备于正，而溢于行草，未能正书，而能行草，无是道也。”又形象地比喻“真如立，行如走，草如奔”。现今书坛热闹非凡，也有荒腔走板的冒牌货，所谓“丑书”。毛笔使用式微，

在六十年前尚是读书人的书写手段,如今数字化的文字,靠拼音、发音去认字,不是过去的认、写为主而表意,功能退化,书法从实用演变成纯艺术门类,这倒反而有些让人悲哀了。实用是大众化的根,根基牢,便有写字的高手出现,古代不是这样吗?但历史已不可改变,这事实。我非书家,只是平时东看西看,展览进展览出,对有些作品实在不敢恭维,叨叨而已。

陈先生文学功底厚,浸淫于写字之外,多有吟诵,时而又以英诗出之,中西交融,自道“余事做诗人”。医务之余从未放过,懂得神经张弛之法,游艺于诗书,乐此不疲,陶冶情操。因诗,又长于联语,有“物外精神,胸中气魄;笔端韵味,袖底烟岚”、“人皆冬虫夏草,我独秋月春风”、“文章求出俗,百读犹思再度看;岩石藏稀奇,千堆难得几回寻。”反映先生的脱俗和文人情趣,诵之使人灵魂升华,岂仅书艺美的享受!

这次北京展览陈先生做了精心准备,虽然不如香港多次展览过的作品尺幅大,作品类型多,但在京展出的这些作品,仍是一次精神和美的巡礼,识者自会认同的。陈先生谈及自己作书的感受是“近人总喜欢别出心裁以求个人面目,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个人文学修养,所谓字外功夫也。艺术是情感的表现。我喜写长幅,手卷等大篇幅的文字,内容常为古人或自己的诗词。挥毫直书,淋漓痛快,随着自己的感情走,并不斤斤计较用笔的得失。”这是先生不以书家自居的肺腑之言。

前不久与朋友谈及医学人文修养问题,也谈到医学刊物在这方面的作用缺失。多数杂志面目狰狞,不愿组织、刊登一些涉及医生、研究人员内心世界真实的东西,对所处环境和社会的反映,特别是他们的工作、生活状态和情感的变化。其实人文的范围是大而广之的,大而广之可以说与人的存在相关的一切。就“如何成为一个好医生”,中国每一位医生恐怕都有话可说;同样,以“生命相托”的病人也有话可说。而医生、研究人员的责任感以及做医生坚守“希波克拉底誓言”的基础是良好的人文修养。孙燕教授为《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·医学人文专刊(一)》(2009年11月)写的序中说得好,“医学不仅有知识、技术、技能的积累,也离不开道德、情操的升华,只有内心澄澈的人才能抵达医道、医术精湛的彼岸。毫无疑问,医学具有她深沉的魅力,止于至真,也止于至善,做一个好医生必定是充实的,也是幸福的”。

陈先生是医学家,集医、文、诗、书于一身。他的人文修养高华,自不待言,他自谦,“我起步晚,年过半百始学书法……在黄君实老师的指点下,侥幸能有小成”。其实内地的医生、研究人员中肯定不乏热衷于诗、文、书、画、印、音者,普通医生从陈先生的成就中可以悟到些什么,医学编辑同样可以体会到些什么。抛弃个人成就,一个人活得像样,似乎也与人文修养息息相关。

好诗好词要有真性情,读了陈先生的作品就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,欣喜香港耸立的楼群中有如此袅袅清音。兹录两首于下:其一《郊遊》(调寄满庭芳):山脚铺黄,林梢减翠,画图一色清秋。异常天气,瀑布成涓流。幽壑耸岩断涧,忘情处,万籁皆收。尘嚣里,华衣对揖,怎似此时遊。蜉蝣。生也梦。但知种杏,未问封侯。叹年年救死,少有眠休。岁月催人易老,到如今,夫复何求。君休笑,野花簪发,不以白头羞。其二《忆旧》(调寄瑶台聚八仙):谁惜流年?中秋也。看再度月团栾。笑登峰顶,峨立竟与天连。终岁欢欣能几许?今宵莫令月空圆。对山川。笛吹旧曲,琴拨新弦。由他人人笑我,且放歌自得,弄影山巅。暮声秋色,都在“老親亭”边。把杯真个醉了,便相与松风抱一眠。漫漫夜,有月儿随我,睡到明天。

这两首词都是直抒胸臆之作,真情流露;是今之医者,还是古之歌者?好诗人草书,线条畅快、遒劲、飞动,文墨之宝,观之不厌,脚都不想动了。

陈先生在书法册“前言”开头写道:“是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先生的一句话挑起的念头。韩先生曾对我说希望见到国内医疗界的人文修养有所提高”。他希望这次展览能促进将来香港与内地医生的文化交流,起“小石子”的作用。他说的很好,很谦虚,夫子自道。医界人人能像陈先生那样“墨池荡波”一番,恐是不可能的,不才如我,若由此能长久赏艺之美好,品文之雅俗,已是不小的收获了!